

《母親》探索超現實主義感知

對一部戲劇作品的評價，不僅關乎劇目本身的藝術性，它能夠帶給觀者何種思索也頗為重要。在戲劇《母親》主創人員卡斯帕·皮赫納（Caspar Pichner）看來，戲劇的本質關乎對感知的認識、懷疑及無限可能：「人們被引領去探索新的東西——比如自然、母親等『起源』——這些事物簡單又純真，而人在過程中，了解自己如何使用事物，如何看待周邊的世界，以及意識是如何發展的。這就是《母親》所傳遞的。」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作為香港藝術節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將於今年三月展開的全新計劃「無限亮」（No Limits）節目之一，富有互動元素的日本戲劇《母親》將登陸香港，在大館複式展室連演六場。來自日本的該劇編劇及導演谷野九郎（Kuro Tanino）與來自德國的舞台及服飾設計卡斯帕·皮赫納於近日抵港查看表演場地，並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分享創作體驗。

觀眾也是「演員」

《母親》這個於二〇一七年製作、長約一小時的演出，實在較難定義。他們試圖向記者闡釋：「比起戲劇，它更像是一場展覽，或者遊戲。當觀眾走入漆黑的房間之時，表演已經開始。劇場中有四位侏儒演員，他們一邊把玩着舊玩具，有時也需要觀眾幫忙來玩出一些花樣來。不過，觀眾可以自己決定參與多少。」

對於香港的許多觀眾來說，他們習慣與表演保持距離，或許並不願意參與太多。谷野九郎在創作時早就考慮到這個方面，他說道：「日本的觀眾也是如此（註：該劇曾在日本以及瑞士、荷蘭藝術節等演出）。所以我們為觀眾準備了各式各樣的面具，戴上面具後的人們，能夠更加自由地探索這個空間內發生的一切。」

醫學世家結緣戲劇

很難想像，谷野九郎出生自一個精神科醫生家庭，而他本人也曾做過精神科醫生。今年四十二歲的他，在二十四歲時創立劇團庭劇團ベニノ（英譯為Garden Theatre Company Penino），轉身成為一位戲劇導演兼劇作家。受日本劇作家唐十郎（Juro Kara）的影響，其劇作充滿奇異的人事，具有超現實主義風格。

卡斯帕·皮赫納則是科班出身，於大學修讀藝術後參與劇場及電影工作已十五餘年。巧合的是，他的父親也是一位精神科醫生。他與谷野九郎相識四年，兩人於二〇一六年推出「M-Project」非語言計劃，首部作品《月亮》（Moon）雖較此次將演的《母親》（Mother）場地更大，參與觀眾約三百人，但兩部作品在表現形式上較為相似。

谷野九郎提及，他年僅八歲的兒子也曾是《母親》的觀眾，「開場前我說，『你只需要和他們（演員）玩耍就可以了。』後來他告訴我，他很享受這場演出。」或許，這正是該劇的有趣之處，關於探索、關於未知，像孩子一樣去發現、去反應。

編者註：「無限亮」計劃呈獻舞蹈、戲劇、音樂等共七套節目，通過藝術尋求並推廣共融的主題，為不同能力人士提供一同探索、欣賞藝術的機會及空間，門票現已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更多詳情，可瀏覽官網<https://www.nolimits.hk>。《母親》演出時間為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下午四時及晚七時，以及三十一日下午二時及五時。

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



▲《母親》編劇及導演谷野九郎（Kuro Tanino，左）、舞台及服飾設計卡斯帕·皮赫納（Caspar Pichner，右）與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母親》由四位侏儒演員擔綱



▲觀眾可戴面具欣賞演出



▲《母親》曾於日本以及瑞士、荷蘭藝術節等上演

《三夫》奪電影評論學會三獎

【大公報訊】記者陳惠芳報道：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昨日公布「第25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結果，評出的五個獎項中，陳果執導的《三夫》獨攬三個獎。

失落今屆台灣金馬獎的曾美慧孜憑陳果執導的《三夫》摘取「最佳女演員」獎。她在《三夫》中沒有一句對白，即使與男演員有不少對手戲，都是靠身體語言來演繹，該片反映老夫少妻的女主角為生活只好做妓女的哀愁。該片同時包辦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獎。這亦是陳果繼《香港製造》（一九九七年）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二〇一四年）後，第

三度奪得此獎項。

其他獎項方面，黃秋生憑主演《淪落人》奪得最佳男演員獎。他於電影中演下半身癱瘓的角色，靠外籍傭工照顧，二人演繹一段賺人熱淚的



電影《三夫》劇照

主僕情。最佳編劇獎亦由《淪落人》奪得。黃秋生回應傳媒時說：「前晚沒事做就抹下以前兩個獎座，見到有兩個，就想何時再拿第三個，三個獎齊齊整整放在一起，多好看。如今我得咗，我也恭喜導演陳小娟，亦希望該片能有多些人看，給予鼓勵。」今次是黃秋生第三度獲電影評論學會頒發「最佳男演員」，是繼一九九八年《野獸刑警》、二〇〇二年《無間道》後，事隔十六年再奪此獎。

另外，電影評論學會推薦五部電影，包括：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淪落人》、《無雙》、《自由行》及《G殺》。

西九戲曲中心開台觀演體驗



文藝動靜

塵 紓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西九戲曲中心舉行開台日演出，可惜當日免費派發戲票予市民的安排欠善，引致在場輪候多時但至終向隅的市民起哄話病。由於各方媒體均有詳盡報道此事，筆者無意再贅，只想在此扼要評論戲曲中心的外觀和設計以及開台日的演出情況。

戲曲中心選址其實不差，位處廣東道與柯士甸道交界，毗連西鐵柯士甸站，地點尚算適中，交通亦稱方便。如果從柯士甸站「F」出口前往，只消走過一條無障礙小道，就可直達中心。如果從廣東道那邊進入，就要拾級而上；但由於梯級與戲院地台連接處稍有高低不平，行人走到樓梯最後一級時須小心一點，特別是天色昏暗時更須注意以免跌倒。其實廣東道那邊也有無障礙通道，可惜被矮叢擋了視線，而且沒有指示牌示意，初臨者根本很難找到。

外牆冷色調 大堂欠溫煦

當天從遠處初瞥戲曲中心外觀，都是冷色調，外牆既無陽光之感，亦缺吉祥之氣。儘管西九當局申明外牆設計是希望營造劇場內的戲幕感覺，但視覺上就是冰冷一片，少了親切感。如果與廣東道成平行線的地方開作正門入口

，就會很有大氣，可惜這個方位如今是一道長長的外牆。要進入中心，就得從兩側進去。可是，進入大堂的兩邊入口並無門戶，基於空氣對流原理，大堂內很吃風。由於三十日下午天色不佳，天寒風大，站在中心大堂，涼風陣陣，沒有半分溫暖和煦的感覺。

由於大劇院位於架空之處，要進場主要要靠一道長長的電動扶梯。走完這道長扶梯，還須再走一道短扶梯，才到達大劇院外的大堂。當然，扶梯旁也有幾台電梯，而每台電梯大約可載十多人。由於看戲曲的觀眾絕大多數是長者，長遠而言，這種設計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隱憂。

場內設計欠缺戲曲元素

如果說大劇院是專為戲曲而設，觀眾可能摸不着頭腦，蓋因院內的設計欠缺傳統戲曲元素，只不過是一個西方劇場又或是一個慣見的多用途場地而已。舞台的設計，別說絕無半點瓦舍勾欄的韻味，甚至連些許中華元素也欠奉；如能敦請一位老儒才子撰劇戲聯高懸於台側，可能較配合戲曲舞台的定位。觀感上，舞台深則深矣，卻嫌不夠闊。演文戲，當然沒有問題



八和演出《碧天賀壽》西九管理局圖片



八和演出《六國大封相》西九管理局圖片

，但如果來個京劇大開打，則恐怕有點侷促。

至於那天開台日由八和會館承辦的演出又如何呢？從選演劇目來說，先演《碧天賀壽》後演《六國大封相》當然十分恰宜。《賀壽》是寓意吉祥的例戲；《封相》是戲班正式開演前為求展示全班實力而先演的劇目。兩者連演，為戲曲中心討個吉利，「八和」的美意，大家當然鑒領。

八和四代同台全力演出

《碧天賀壽》亦稱《八仙賀壽》，故事起初的版本是敘述八仙集合一起，去向長庚星賀壽，但由於絕大部分觀眾根本不認識長庚星，於是後來改成向王母娘娘賀壽。這齣例戲篇幅很短，科白不多，更無劇情可言，只是獻瑞呈祥而已。「八和」把這齣例戲交予八位晚輩演員擔演，當然是樁好事。

以當日所演的《賀壽》例戲而言，有兩處須予注意。其一，當「賀壽頭」（即第一位出場的神仙，也即是眾仙領班）出場後，開口唸道「冉冉下山來……」，劇場字幕卻打了「漸漸下山來」，實誤。另一方面，英譯字幕把此齣名稱譯作Birthday of the God of Venus，實在錯得離譜。羅馬神話裏的維納斯（Venus）與王母娘娘風馬牛不相及，怎可如此翻譯？再者，

即使以Venus稱之，也應是Goddess（雌性名詞），而不是God（雄性名詞），更何況以英文寫作習性來說，寫了Venus，就毋須再寫Goddess了。如此低劣的譯名，實在失禮於外籍人士。

《賀壽》演能隨即上演《封相》。編排上固然力求一氣呵成，但對於平素少看表演的貴賓來說，連看兩劇而中間缺乏去洗手間的時間，或許有點不便。單就全劇的表演而言，「八和」此番以老帶少、四代同台傾全力演出，當然值得讚賞。至於有些角色交由兩人甚至三人分演，即行裏所稱的「二演」、「三演」，例如主角公孫衍由呂洪廣、尤聲普、廖國森分演亦屬明智。至於個別情節例如花旦「推車」、騎龍武生（即老生）的「坐車」是否演得臻善境，則難以強求；再者，個別演員的演出水平，斷非此文重點。

觀後感是：從外觀至場內設計，這座斥巨資建成的戲曲中心似乎有點未孚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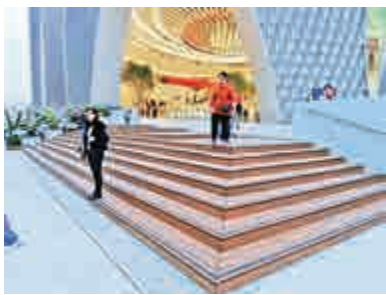
▼戲曲中心大劇院座席 西九管理局圖片



▲戲曲中心兩邊入口沒有門戶，由於空氣對流，很吃風 作者供圖



▲從地下前往劇院的長長扶梯 作者供圖



▲梯級盡頭的接面凹凸不平，行人容易絆倒 作者供圖



▲戲曲中心大劇院舞台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